

后，埃及、突尼斯等中东非产油国发生政权更替，以沙特为首的海湾产油国受地区动荡冲击则相对较小，这绝不是偶然。

另一方面，石油经济也让中东地区动荡不安，深陷“资源诅咒”不能自拔。

与其他大宗商品显著区别的是，油价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很明显。比如，1956年与1967年，随着第二次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，产油国开始尝试运用石油武器制衡西方国家对中东事务的干预；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；1979年伊朗的“伊斯兰革命”和1980年的两伊战争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；1990年的海湾战争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的利比亚内乱均给油价带来了巨大冲击。

短期来看，高油价使昔日贫困落后的中东产油国一夜暴富，由落后贫困的部落经济社会一步跨入生活优裕的“后工业时代”。但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，却让整个社会发展犹如“空中楼阁”。

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·布罗代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东产油国的“虚假繁荣”：“石油开采权养肥了一个特权阶级。金钱的分配并不平均，司空见惯的情况是，为特权等级的穷奢极欲提供了资本。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，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美元收入除了用于购买奢侈品和投资房地产外，大多数重新投向发达国家市场，用于加强西方世界，包括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。随着石油储备减少，特别是美国开发页岩气等非传统能源挤占传统油气市场，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经济面临难以为继的严重问题。随着油价下降，中东经济的好日子也慢慢消失了。2011—2020年，中东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.2%，远低于21世纪头十年5.4%的水平。

2018年，美国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。在此背景下，以沙特为首的中东产油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

迪拜。



的权重明显下降。此外，“黑天鹅事件”也让中东经济弱不禁风。受去年新冠疫情导致的石油需求下降和价格暴跌影响，海湾合作委员会(GCC)六个成员国——巴林、科威特、阿曼、卡塔尔、沙特和阿联酋，政府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比例在2020年是10%，高达1430亿美元。2021年以来，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和油价逐步回升，这一赤字比例预计仍有5%。

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《2019年中东和北非风险状况报告》，“在过度依赖化石能源且经济缺乏多样化的情形下，该地区的产业和社会在短期内会被能源市场所绑架。而长期来看，又会使该地区无力迎接以人工智能、机器人自动化、虚拟现实、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等为先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”。

迪拜模式能否效仿？

在中东产油国中，阿联酋的迪拜是第一个义无反顾远离油田的地区。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，迪拜一直致力于实现经济多元化。曾经占迪拜GDP半壁江山的石油生产，现在对GDP的贡献率还不到1%。

在阿联酋的七个酋长国中，迪拜的人口最多，而且拥有200多个部落。作为中东地区仅次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第三大旅游目的地，迪拜被公认为中东最具活力的城市，现已成为中东地区的金融、信息技术、房地产、航运和花卉中心。

但田文林并不看好“迪拜模式”。他认为，迪拜80%的劳动力为外籍，其经济来源一方面来自剥削廉价外籍劳工，另一方面通过金融资本跨国流动，剥削实体经济生产国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。这种经济很容易大起大落，“赌场资本主义”色彩明显。

一些中东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。阿联酋在2018年批准了名为“明天21”（Ghadan 21）的政府项目，旨在培育对企业成长有吸引力的环境，支持中小企业（SME），及支持在旅游和工业部门经营的私营公司。据阿联酋经济部预计，到2021年，该国非石油部门占GDP的比重将上升至80%，而2017年，这一比例为70%。

沙特2019年发布了一个旨在实现经济多样化的工业开发项目——“国家工业发展和物流计划”（NIDLP），以帮助本国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，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。然而，对于阿富汗这样不产石油，又自苏联入侵开始经历数十年战乱的国度，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在阿富汗抬头，未来经济民生向何处去，还有待观察。■